

此世死生皆同赴

密道开始塌陷了，碎石「轰隆隆」地堵满了入口。

温怀璧伸手刨那些石头，身后的暗卫死死扯着他：「陛下，不可啊！」

暗卫头子也死死拽着他，道：「对啊陛下，我们一从地宫里走出来，这地宫就塌了，这是天意不让您涉险啊！」

刚才他们在地宫里兜兜转转，选了条走廊顺着走下去，结果莫名其妙就从地宫的另一处出口走了出来。

他们出来的口子不在大缘宝殿里，而在大缘宝殿旁边的另一座宝殿里，方才一出来，温怀璧就转头要再进去继续找人，结果还没进去呢，密道的口子就直接塌了，好几个暗卫一直扯着温怀璧不让他进去。

「天意？」温怀璧甩开扯着他的暗卫，跪在地上一点一点挖凿入口处的石块，声音里压着怒，「给朕滚！」

正挖着，太后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进了这座宝殿里：「陛下这是作甚？」

她目光落在温怀璧鲜血淋漓的手上，语气关切：「陛下怎么跪在地上？可是伤着哪里了？还不快来人把陛下扶起来！」

温怀璧仿若没听见太后的声音，使唤身后的暗卫：「愣着做什么？过来和朕一起挖！」

暗卫头子不想让他下去涉险，在原地犹豫着不肯动，身后的手下们也跟着没动。

温怀璧气笑了，眼睛和手上的血一样红：「行，好样的，朕自己挖！」

太后见他这样，唇角微微扬起，眯着眼凑近道：「陛下素日里沉稳得很，今日这么生气可是失态了。」

她蹲下身看着面前塌陷的入口：「对了，陛下还不知道吧？你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地宫之中，陛下真是骗得哀家好苦。但也无妨，姜贵妃就在这地底下，以后能长长久久地替陛下在地下守着那些东西。」

温怀璧转身直接扯过她的衣领，赤红着双眼看她：「李、弥、瑕！」

太后的手下们立刻走上前要把他扯开，太后却摆了摆手，示意手下们别过来。

她笑得和蔼：「陛下别生气啊，这唯一能威胁我李家的东西已经没了，陛下可得好好在龙椅上坐着，看看这江山是如何一点点改姓李的。」

温怀璧手指头咔咔作响，他压着怒气看了她一会儿，然后直接把她往后一推，又回过身去继续挖起了入口处的石头。

他手早就破了，鲜血直流，把石头都染红了。

身后的暗卫头子终于看不下去了，招呼着手下上前去帮他一起挖。

暗卫里有个年龄稍小的，一边挖石头一边小声嘟囔：「陛下，这地宫都塌了，姜贵妃肯定没命了，您……」

「闭嘴！」温怀璧嘶声呵斥，胸口起伏，「谁再多说一个死字，朕把你们的舌头拔了。」

小暗卫立刻闭了嘴，开始和旁边的人一起用尽全力挖石块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被石块堵住的入口竟真的被挖开一个一人宽的小洞来。

温怀璧伸手搬开一块石头，点了火折子往里照了照，然后翻身就要进去。

太后突然道：「你若是敢下去，哀家就叫人把这宝殿烧了，把整座孤鸿寺都烧了！」

她叫下人点了把火把，恐吓道：「如此陛下还要下去吗？到时候整个孤鸿寺都付之一炬，落秋藏的那些东西你求阎王也求不回来！」

温怀璧一只脚踏进洞中，语气冷硬：「朕劝你，在朕上来之前多给自己烧点纸钱。」

太后攥紧火把：「你！」

温怀璧冷笑一声：「朕？朕怕母后下去以后没东西花。」

说罢，他直接纵身一跃跳进了洞中，没有回头再看一眼。

太后见状，气得把火把一下扔进了洞里，然后从下人手里拿来几个火折子扔在宝殿的帘子上。

火折子落在布料上，不一会儿就愈烧愈旺。

带路过来的小和尚都吓傻了，整个人扑到佛像上护着大佛：「救火啊！」

太后见了小和尚的样子，直接从供桌上拿了颗苹果塞进他嘴里，然后把他推进旁边的熊熊烈火中，丢了个火折子在他身上。

小和尚被火焰吞噬，烧得乱扭乱叫，喉咙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呻吟。

太后突然笑了出来，吩咐下人：「烧，给哀家把整个孤鸿寺都烧了，哀家倒要看看他能找着怎么一座通天桥，做那浴火凤凰，活着爬出来！」

说着，她又走到塌陷的密道前，搬起几块大石扔了下去。

刚才被挖开的洞又被堵得严严实实，密道后又归于一片黑暗中，甚至整座地宫都被黑暗沉沉笼罩吞噬着，连最中央的那盏长明灯也灭了。

温怀璧在地宫里走了很久，眼睛已经逐渐适应了黑暗。

他一路上都在唤姜虞的名字，心中祈求她能回应他一声，但是地宫里仍是安安静静的，叫他每一回的期望都落空。

路上躺了很多尸体，因为地宫塌陷的缘故，有些尸体上被砸了大石块，看不清面目，他只能一个个地把那些石头搬起来，把那些人翻个面，见都不是姜虞，心里松了口气。

就这样一路走到地宫中央，他已经开始有些脱力了，但他还是往前走着，嘴里继续唤她名字：「姜虞？」

他手指蹭过墙壁，低声道：「你怎么就不肯给我个面子，应我一声？」

正说着，他突然看见面前被石头垒了一堵半人高的墙。

他目光越过那堵石墙，瞥见不远处的地上积了一小摊血迹，那血迹顺着前面的过道一路蜿蜒进更深更沉的黑暗里。

他突然伸腿狠狠一踹那堵石墙。

石墙晃动了一下，上面的石块咯吱咯吱响，然后「咣当咣当」分崩离析，全都滚落在面前的地上。

他跨过那些石块往前跑去，跑着跑着，突然听见一阵轻微的声音，好像是什么东西摩挲在地面上发出的声音。

他脚步一顿，屏息仔细去听那阵动静，却又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他拔高声音喊道：「姜虞？」

没有回应，偌大的地宫中只有他自己声音的回音。

他也很累了，但那阵动静让他浑身突然又充满了力气，他加快脚步顺着血迹继续往前走，没走出多远，就看见地上蜷着个人。

那人浑身血腥味，身下的地面上都积了一大摊血，赫然就是姜虞！

他急忙蹲下身去把她扶起来，声音又哑又涩：「姜虞。」

姜虞脸上一片脏污，听见他的声音才勉强掀起眼皮子，声音很轻：「我刚才听见你叫我了。」

他把她圈进怀里，一碰她就沾了满手湿黏的鲜血，再定睛一看，就见她整个人都快被捅成筛子了，肩膀上、小腹上、后背上，都是伤！

他眼睛登时就红了，伸手扯下自己的衣服撕成一条条给她包扎，嗓子哽着，大半天只会重复一句：「对不起。」

可她的血止也止不住，无论如何包扎都在往外涌。

他又伸手用力堵着她肩上冒血的伤，另一只手把她脸上的脏污蹭了蹭：「我来晚了，我带你出去，现在带你出去。」

说着，他就小心翼翼站起身，又抓起她两条胳膊想把她背在背上。

突然，她扯了扯他的手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个血淋淋的包袱塞进他怀里：「你看，我把东西找到了。我，咳.....我一直保管着，没丢呢。」

他心脏好像突然被人拽住了，嘶声道：「你是傻子吗？平时挺聪明的，这个时候怎么不知道跑了？我叫你找这些东西了吗？」

姜虞被他背在背上，她伸手蹭了一下他的脸，发现手里是湿的。

是因为他哭了，还是因为她自己满手是血？

她自己也不知道，但她没问，只道：「我给你找到这东西，是大功臣，你怎么还凶我啊？」

他喉结滚了滚，声音是闷的：「好，不凶了，你说说，想讨什么赏？」

姜虞咳了一声，喉咙里涌出些血来。

她吃力地把血给咽了回去：「你还欠我那么多钱，先把你欠的还我再说。」

他一只手护着她，另一只手挖开前面垒起的石头：「嗯，回家就还你。」

她声音小小的：「我没有家。」

他道：「以后有了。」

她又咳了一声，前言不搭后语道：「其实刚才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以为是幻听。」

她撇撇嘴，又道：「我又想问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，又想问你为什么要来。」

她声音一下比一下轻，语气里有责怪：「你不要命了是不是？」

温怀璧又踹了面前堵死的石墙一脚：「傻。」

她哼哼唧唧的：「你又骂我，你是不是真觉得我特别傻啊……」

温怀璧喉结上下动了动，脸上不自觉已经湿了一片，嘴里是咸咸发涩的味道。

其实傻的那个人是他。

他早就喜欢她了，或许是在玉人峰的时候，或许是在围场的时候，或许是先前他握着她的手教她射箭的时候。

或许还要更早，可能是在他因为李承昀对她发火的时候，可能是在她拿着竹篓去蓬莱池偷鱼的时候，也可能是更早更早之前的什么时候。

是他不敢承认，是他别扭懦弱，是他傻。

他哑声回答她方才的问题：「没有。」

姜虞搂着他脖子的手有点松了，她小声道：「对了，王观海那个令牌是调李家私兵的，我.....咳咳.....」

温怀璧安抚似的拍了拍她：「先别说，等回去了再慢慢和我说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道：「往地宫中间走，咳。」

她喘了两口气，才继续说：「落秋以前时常来给裴辛送水送粮，她身为宫女，如何能.....咳咳.....如何能随意出宫？」

她道：「裴辛住在地宫中间的暗室，地宫中间的几条走廊上一定有一间房接着暗道，就通往大邺宫。」

温怀璧应声，背着她往地宫最中央走去，然后用鲜血淋漓的手一间房门一间房门打开，终于在一间屋子的墙上找到一枚机关。

他按开机关，见墙壁颤动，于是对姜虞道：「我找到路了，我们回家。」

姜虞很累，闭上眼靠在他背上：「好困。」

温怀璧心里「咯噔」一下：「回去再睡。」

她「嗯」了一声，又勉力抬起眼皮子看向那堵墙，就见墙壁打开后露出个黑黝黝的暗道，但因为地宫坍塌的缘故，那暗道已经被石头堵得差不多了。

温怀璧伸手去刨暗道里的石头，一点一点把暗道口的石头搬出来，才伸脚踏进去，一边刨石头一边往里走。

姜虞突然道：「温怀璧。」

温怀璧应声：「嗯？」

姜虞搂着他脖子的手渐渐没了力气，声音也越来越轻：「其实我有一点……」

其实我有一点喜欢你。

她翕动着嘴唇，剩下几个字无论怎么样都没力气说出口。

她眼前模糊，眼皮子也控制不住地合上，最终意识蒙眬地闭上了眼。

温怀璧心中惴惴，一边挖着前面的石块一边和她说话，起初她还会下意识地「嗯」两声回应，但到后来已经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

她好像在他背上睡着了，面色苍白，背后伤处的血还在滴答滴答地落。

温怀璧还在不知道累似的和她说话，即便她没回应，他也在和她说话。说他是怎么跳下来找她的，说他是怎么一路刨石头走到她身边的。

他手上还不停地刨前方的石头，手上的皮肉已经全部破了，有些地方伤痕深深的，甚至能窥见其下白骨的轮廓。

他一步一步往前挪得缓慢，大约又走了一两里地，前面堵着的石头才稀疏了些。

他激动地叫她的名字，叫了很久，她才勉强又睁开眼。

她回应得缓慢，看着远处稍显稀疏的石头：「温怀璧。」

温怀璧道：「我在的。」

「我好像看见光了……」她伸手想指一指前方，但没力气，刚刚抬起来的手臂终是无力地垂落下去。

然后她再没有开口说话。

温怀璧还是絮絮叨叨和她讲话，又往前挖了半里左右，前面的石块终于变少了，看样子是出了孤鸿寺的范围，所以地宫的坍塌没有影响到暗道余下的路。

他背着她在暗道里一路走，走了很久很久，终于看见一扇低低的石门。

石门后接着个低矮的山洞，里面很荒凉，石门前面还挡了许多枯草树藤。

温怀璧走出山洞，大邳宫御花园的景致落入眼底。

他抬眼看了看天空，就见西斜的落日挂在天际，把天都染成了血色。

他在暗道里竟至少走了一天！

他垂下眼，血淋淋的手背在身后轻轻拍了拍姜虞：「我们回家了。」

正走着，前面突然路过个侍卫。

侍卫皱眉看着温怀璧：「你是何人？怎么会背着具尸体在我大邺宫中？！」

温怀璧即刻抬眼看他，眼神冷冰冰的，里面藏着杀意。

那侍卫见他抬头，吓得「扑通」一声跪在地上：「陛下？陛……陛……陛下，可需要属下去请太医？」

温怀璧敛眸：「去吧。」

侍卫急忙就跑去了太医院，身后还冒着虚汗。

温怀璧看着他的背影，又安抚地拍了拍姜虞，语气柔和：「别听他胡言乱语，你活得好好的。」

他背着她往泽君殿走，一路上的下人见了他都「扑通扑通」跪下去磕头，他也不理睬，就一直低声哄着姜虞，叫她不要害怕。

他到泽君殿的时候，太医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

见他回来，太医赶紧迎上来，惊愕地看着他伤可见骨的双手：「陛下，您的手……」

温怀璧把姜虞放到主殿的床上：「先看她。」

太医从药箱里拿纱布和伤药出来要给温怀璧包扎：「陛下，您的龙体要紧啊！」

温怀璧扯了扯唇，重复：「先看她。」

太医依言转眼看了姜虞一眼，瞬间吓得魂飞魄散：「陛下，娘娘这面色不似活人呐！」

温怀璧满手的血，他拿起帕子给她擦脸：「她只是睡着了。」

太医咽了口唾沫，还是拿了张帕子跑去给姜虞搭脉。

她的手很冰。

太医吓了一跳，又颤颤巍巍去探她的鼻息，然后直接整个人跪在温怀璧面前：「陛下，娘娘已经没.....没气了。」

温怀璧开始给她擦手，像是没听见太医的话：「什么时候能治好她？」

太医跪着不停磕头：「陛下，臣实在无起死回生之能啊！」

温怀璧突然赤红着眼看他：「朕叫你治她。」

太医长跪不起：「陛下，娘娘薨了。」

温怀璧突然站起身拎起他的领子，压着怒火道：「你不行就叫别人来，把你们太医院的人都给朕叫来！」

太医都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，立马跑回太医院把整个院里的太医和医女全都叫了出来，一行人战战兢兢、浩浩荡荡地往泽君殿走。

有宫女瞧见这架势，扯了扯泽君殿的侍卫：「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」

侍卫往里看了一眼：「陛下方才背着姜贵妃回来了，一身是血，太医说姜贵妃没了，陛下不信，这会儿正叫所有太医过来呢。」

那宫女惊愕地瞪大眼：「陛下真回来了？」

侍卫皱眉：「还能骗你不成？你哪个宫的？」

宫女面色霎时变得苍白，也不回答侍卫的问题，一溜烟跑去了长德殿里，「扑通」一声跪在太后面前。

太后皱眉，往棋盘上落了颗黑子：「何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」

宫女惊恐道：「娘娘，陛下他回来了！」

太后手中棋子「咔嗒」一下掉在地上，她道：「什么？」

宫女又重复一遍：「陛下回来了！」

太后直接把棋盘掀了：「你在说什么浑话？」

宫女跪地磕头，不敢说话。

太后胸口上下起伏，沉默半天才道：「你下去。」

宫女如获大赦，替太后把棋盘棋子收拾好，这才行了个礼退了出去。

她抬头看天，就见方才还满是夕阳余晖的天空阴沉了下来，黑沉沉的乌云把天幕上所有的东西都吞了个干净。

有带着潮湿气的冷风呼啸吹过，把树上的叶子吹得一片接一片地往下落。紧接着又一连刮了几阵风，树上苍翠的绿叶已经落了很多很多了，余下还挂在枝头的叶子也开始泛黄。

夏天终于过去了。

这几日宫中很安静，不管是前朝还是后宫都是一片死气沉沉，温怀璧一直没去上朝，就把自己关在泽君殿主殿里，守在姜虞身边。

姜虞已经没了呼吸和脉搏，但身体没有腐烂，真的就好像是正睡着一个很长很长的觉。

温怀璧每天亲自给她洗漱穿衣，在她身体上被缝合了的伤处上最好的伤药，哀求她睁开眼来看他一眼。

他知道姜虞喜欢吃兔肉，于是吩咐厨子准备了麻辣兔丁，自己忍着恶心夹起一块兔丁凑她嘴边：「姜虞，吃一口。」

姜虞静静躺着，没反应。

他又舀起一勺肉粥：「不想吃兔肉，那吃点清淡的？」

姜虞还是没有回应。

温怀璧又换了个菜，小心翼翼送她唇边：「先前在孤鸿寺，你不是天天装病叫我喂你吃饭吗？如今我都主动喂你了，你就赏个脸，吃一口好不好？」

仍然没回应。

他把手中碗筷放回桌子上，又把她抱起来圈在怀里：「那你和我说句话吧，说一句话也行，算我求你，好不好？」

他亲了亲她的额头，几日没剃的胡须扎在她脸上：「我不是还欠你钱吗？你现在起来，我双倍给你，什么都答应你。」

空气里还是静悄悄的，没有回音，只有风缓缓吹过，把床前幔帐撩起来。

程吉从外面走进来，咬着牙犹豫许久，才走上去「扑通」一声跪在地上。

他俯身磕了个头：「陛下，朝中许多大臣已经在殿外等您多时了。」

温怀璧阖目，伸手抚着姜虞的发丝，答非所问：「朕叫你寻的人呢？」

程吉战战兢兢：「陛下，您忘了？无厄长老已在大火中圆寂了，整个孤鸿寺就只剩了和慧小师父一个人呐。」

他吞了口唾沫，大胆道：「陛下，您已经多日没去上朝了，大邳不能没有您啊！姜贵妃已然不能复生，还请陛下让姜贵妃.....入土为安。」

温怀璧终于掀起眼皮子看他，扯了扯唇：「入土为安？」

他直接砸了个枕头下去：「给朕滚！」

程吉不敢再劝，叹了口气退了下去。

温怀璧又闭上眼，搂着姜虞的手紧了紧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过了很久，他才伸手蹭了蹭姜虞额头上的疤，涩声道：「他们都是骗子，说你死了。」

他眼中有温热的液体涌出，砸落在她的发间。

起初他只是流泪，后来竟是哽咽出声，那哭声是压抑着的。

他伏在她颈间哽咽哀求，一句一句，一声一声，求她醒来看他一眼，求她与他说一句话，到最后他的嗓子都哑得发不出声音来了，但被他抱在怀里的那人依旧没给半句回应。

当日下午，温怀璧染了风寒，直接病倒了，昏昏沉沉，睡得起来身。

前几日他一直不临朝，抱着姜虞没撒手，如今病倒，礼部趁他睡着直接安排了姜虞的下葬事宜。

下葬的日子就定在第二天上午，也就是温怀璧带着她回宫的第四天，连停灵的时间都没给。

下葬那日，天阴沉沉的。

温怀璧拖着病躯爬起来才知晓她下葬的消息，却意料之外地没说什么话。

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跟着送葬的队伍把棺椁送到皇陵见苍山去，不料送葬队伍出发时，他连看都没去看一眼，安安静静地用了早膳，然后处理了一会儿公文。

中午的时候，他独自一人去了明和殿。

他从姜虞以前那间屋子外的大树下挖出一坛酒，酒是开春的时候姜虞埋下去的。

那时候他刚刚住进她的身体里，就成日成日在明和殿这个小破地方吃水煮青菜。那时候陆才人与明和殿中另一位才人还常常找姜虞的碴，日子过得鸡飞狗跳，如今明和殿里空了，一个关进了永安宫，一个死在了尚方司，还有一个.....

温怀璧摇摇头，垂眼饮下一口酒，推开了姜虞那间屋子的门。

门上有灰，屋子里也都是灰。

他有点醉醺醺的，走到床边，然后趴在床上攥着落灰的被子闻了闻：「姜虞？」

他声音大，明和殿里洒扫的宫女闻声过来，见是他，吓了一跳：「陛下？」

温怀璧醉眼惺忪看她：「姜虞呢？把她给朕叫过来。」

宫女战战兢兢道：「陛下，姜贵妃今日下葬，您不去看她一眼吗？」

温怀璧皱眉：「下葬？」

他把酒坛子往地上一砸：「满口胡言！」

宫女吓得跪在地上：「陛下，娘娘她……」

温怀璧摆摆手：「退下吧。」

他又伸手去拽那床落灰的被子，整个人倒在床上：「朕叫你退下，别打扰朕与姜贵妃就寝……」

宫女赶紧依言退下，正要关门的时候，又听见温怀璧道：「等等。」

她茫然地回过头去。

温怀璧喉结上下滚了滚，突然低声问：「我找不到她了，你能带我去找她吗？」

「陛下，娘娘已经……」宫女刚想说姜虞已经死了，一抬眼猛地对上温怀璧的眼，余下的话突然就说不出口了。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转口道：「陛下随奴婢来。」

温怀璧眯着眼看了她一下，好像对她的话有所怀疑，但最终还是起身跟她走了。

他还有点醉，步子不快，跟着那宫女一路走到了御花园，然后从御花园的一处灌木里钻进一条小道，最终扒开小道尽头的高灌木，到了蓬莱池。

他皱眉：「谁告诉你的这条路？」

宫女答：「回陛下，娘娘带奴婢走过。」

温怀璧不说话了，转过身去湖边看着水里的鱼。

时有秋风过，吹起满湖涟漪。

仲夏时他叫程吉往湖里放的鱼苗已经都长大了，正成群结队游水甩尾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捡起颗石子往里丢，惊得鱼群四处逃窜，轻嗤：「你们一个个的，倒是好命。」

宫女突然从后面的长廊上走过来，手里捧了个盒子：「陛下。」

温怀璧扭头看她，目光落在盒子上。

宫女道：「娘娘封贵妃后，还来过一回明和殿，手里就拿着这个盒子。」

温怀璧从她手中接过盒子，一打开，就看见盒子上层的空间里躺了条白色的手帕，布料金贵，但上面歪七扭八绣了只鸡。

宫女垂眸道：「娘娘说这盒子是给您备的生辰礼，怕您在长乐殿找到，就跑来明和殿里藏东西，后来娘娘又怕明和殿住进新人，叫奴婢扛着铲子陪她来蓬莱池挖的坑。」

温怀璧攥着帕子的手紧紧握着，嘴唇翕动，却没说出话来。

原来那日他在归燕台问起她，程吉说她前几日乐滋滋去了蓬莱池，是为了藏这盒子。

她道：「后来蓬莱池的侍卫来了，听娘娘说这是生辰礼，于是告诉她您不喜过生辰，娘娘就嘟嘟囔囔说您对她其实挺好的，这盒子里的鸳鸯帕子改天挑个合适的时候送您。」

温怀璧眼热，他垂眸去看那帕子上绣的「鸡」，视线已经模糊。

他伸手爱惜地摩挲那刺绣，涩声轻道：「丑死了。」

他说着，又打开盒子的第二层，就见里面放着足足一千两银票。

宫女见状，又解释道：「娘娘那日傍晚又唤奴婢扛铲子来了蓬莱池，往第二格塞了点银票，说这帕子太寒酸，先把半年俸禄放这里攒着，往后买了像样的礼物再给您。」

她顿了顿，想起了什么似的：「奴婢听长乐殿的宫女说，娘娘喜欢和她们推牌九，最爱赢她们的钱，她们说娘娘那一千两银

子有二百两是从她们那赢来的。」

温怀璧眼睛都红了，他醉意彻底清醒，把盒子往宫女手上一塞，道：「朕还有事，你把这盒子交给程吉，可找他讨赏。」

说罢，他直接去了马场，从马场里牵了匹马，一路快马加鞭赶去了见苍山。

见苍山是皇家陵墓，离宸阳不远，就在白鹿关一带。宗室墓穴多散布在见苍山，姜虞的墓室在山腰，就临着江，外面树木成荫。

温怀璧赶到姜虞墓室的时候，下人们正把棺槨往墓室里抬。

几个下人轻轻松松抬起棺槨，其中一人嘟囔道：「怎么这么轻？」

温怀璧勒马停下，冲他们道：「慢着。」

下人们惊愕扭头：「陛下？您怎么会在见苍山？」

温怀璧大步流星走过去，仿佛没听见他们说话，直接走到了棺槨前。

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，小雨淅淅沥沥落在棺槨上，砸在地面上。

温怀璧站在棺槨前，颤抖着手把槨和棺一点点掀开，面上表情却倏尔一变——

棺材里空空如也！

他冷声问：「人呢？」

几个下人见棺材里没人，也吓了一跳，齐刷刷跪地：「陛下，奴婢们一路护送着，这棺材里的人不可能没了啊！」

下葬讲究棺槨不落地，是要求一路抬着的，他们中途其实放下棺槨休息过一次，但这可是杀头的罪，所以现在无人敢说出来。

下人们见温怀璧表情不善，吓得连背后冷汗都出来了。

有个人大着胆子道：「陛.....陛下，贵妃娘娘生前为陛下所做诸多，这.....这或许是上苍垂怜，让贵妃娘娘羽化登仙了！」

那人想了想，又补一句：「贵妃娘娘说不定就是神仙转世，奴婢听闻娘娘死后许久，尸身都未曾腐烂，寻常人可不会这样啊。」

温怀璧目光愈发凉了，他勾勾唇，冲着说话那人招招手。

那人急忙走上去：「陛下，您叫奴婢何.....啊——！」

话音未落，温怀璧直接一脚把他踹进墓室里：「你怎么不羽化登仙？」

他咬牙切齿地看着余下几个送葬的下人：「还不快去给朕找？」

说罢，他又翻身上马，准备原路返回去找人。

雨越下越大，颇有些下暴雨的架势，下人们见状，立刻撑伞走上去：「陛下，这雨太大了，您风寒未愈，要不先歇着，奴婢们去找吧。」

温怀璧冷冷看那下人一眼，一夹马肚子就冲进雨幕里。

山上本就没什么人，他下到山脚下，终于见着些人家，就骑着马慢吞吞在雨幕里找人。

他找了很久很久，突然看见远处有个女子的背影，那背影像极了姜虞。

他纵马冲过去，翻身下马要拽住她，结果因为风寒未愈，又一整日没有进食，不由得踉踉跄跄摔在地上的泥水里。

他闷哼一声，又爬起身子，伸手掸了掸衣服上的泥点，小心翼翼拽住面前那人：「姜.....」

那人转过身来，面容陌生，并非姜虞。

只是个背影与她相似的女子罢了。

女子的兄长也转过身来，凶神恶煞道：「你找死啊？」

温怀璧猛地退开，连连摇头：「不是她，不是她.....」

那女子拽拽兄长的衣服：「哥，这是个疯子，别管他。」

说罢，他们就转身走了。

温怀璧看着他们走远，撕心裂肺地咳了几声，然后又撑着身子上了马，继续在茫茫大雨中寻人。

他找到夜里，却一无所获，最终失魂落魄地回了见苍山。

下人们过来给他打伞：「陛下，您去哪了？怎么满身的泥水？」

温怀璧屏退他们，独自坐在那具空空的棺槨边上。

他闭上眼，额头贴在槨上：「你是不是气我那天来晚了，不想见我？」

他抬手去摸棺槨上的纹路，声音有点委屈：「你要是生气了，打我骂我都行，你别自己跑得没影了，回来吧。」

没有人回应他，雨也停了，周围安安静静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他就那样阖目靠在棺槨边上，渐渐意识模糊了些，然后昏昏睡去。

他做了个梦——

梦里，姜虞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街道上，低喃道：「得回家去。」

他就跟在她身后，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接近她，好像与她之间隔了道天堑。

他跟着她走到姜府门外，看着她敲姜府的门，但是无人出来接她，门口的护院满脸嫌弃道：「二小姐？哪来的二小姐？老爷夫人不想见你，快滚！」

她面色苍白地后退两步，抹了把眼睛，摇头：「这里不是我家.....」

她又转过身往别处走，正和他打了个照面。

他想伸手碰碰她，但碰不到。

她也看不见他，皱着眉头穿过他的身体，继续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。

街上有人叫卖，饭菜的香气从一旁的小摊上飘出来，她好像饿了，走到一个包子铺前面要了一个包子，但伸手掏荷包的时候却发现里面一文钱都没有。

包子铺老板嫌恶地看着她：「没钱你买什么包子？滚滚滚，别打扰我做生意。」

她尴尬地捏了捏衣角，继续往前走，嘴里嘀咕道：「骗子，不是说带我回家吗.....」

天开始下雨了，她冒着雨走了很久，终于走到大邳宫门前。

她眼睛亮了亮，对守卫道：「我是姜贵妃，你们可以放我进去吗？」

守卫皱眉驱赶她：「大邺宫里可没有姜贵妃这号人，你哪来的回哪去！」

她眼睛里的光霎时暗了，只能从大邺宫门口离开，找了个屋檐避雨。

她又冷又饿，就一个人瑟瑟发抖缩在角落里，脸和唇都是苍白的。

他走近她，这次终于可以碰到她了，于是急忙脱下大氅往她身上披。

她好像也能看见他了，红着眼睛冲他哽咽：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等了你好久。」

他伸手想抱她，但是突然一阵风吹来，她的身体就渐渐变得透明起来，一点点像幻象一样往上飘。

他抓不住她，嘶声唤道：「姜虞！」

他蓦地惊醒过来，坐起身，身侧还是空空如也的棺槨。

一旁的下人走过来战战兢兢问：「陛下，您方才可是梦见娘娘了？」

温怀璧伸手摸棺槨，道：「不是梦。」

下人茫然：「啊？」

温怀璧扶棺站起来，翻身又上了马：「她没死，我会找到她的。」

他夹了一下马肚子，目光又瞥过那具棺槨，眼神突然变得阴鸷起来：「你且看着，欺负过你的这些狗杂碎，朕会一个个杀光他们。」

马儿被踹了肚子，开始疯跑起来，载着他往大邳宫奔去。

翌日，温怀璧早起上了朝，他面色还有些憔悴，但气势十足，半敛的眸中尽是狠意。

百官见他上朝，都有些震惊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纷纷俯身叩拜。

温怀璧叫了平身，然后目光慢悠悠落在赵鉴身上：「赵尚书。」

赵鉴站出来一步，声音有点发虚：「臣在。」

温怀璧语气有点漫不经心：「御史丞昨日上了折子弹劾你，你可知是何事？」

当日在大缘地宫找到的东西已经交给了右相和御史府，如今要动李家，总是要拿李家门下开开刀的。

赵鉴手紧了紧：「还请陛下明示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敛眸没看他，答非所问道：「朕听闻前些日子孤鸿寺走水，整座寺院都焚为灰烬，赵尚书可知道孤鸿寺

走水死了多少人？」

赵鉴深呼吸：「臣不知。」

温怀璧反问：「不知？那朕告诉你。」他手指敲敲椅背，突然站起身来缓步踱到赵鉴身边，「死了一百三十七人，其中最小的不过六岁。」

他凑近赵鉴，意味深长道：「朕如果没记错，赵尚书的儿子刚刚过完六岁生辰吧？」

赵鉴头埋得更低：「孤鸿寺一事，臣亦是万分痛心！」

温怀璧意味不明地「嗯」了一声，换了个问题：「那赵尚书可知孤鸿寺为何一夜之间化成灰烬？」

赵鉴吞了口唾沫：「听闻是有小和尚夜间点香，不慎出了事，烧了整座寺院。」

温怀璧扬眉看他：「听闻？赵尚书那日就在孤鸿寺，为何不是亲眼所见，而是听闻？」

赵鉴「扑通」一声直接跪下了：「老臣实在是不知道啊！」

温怀璧突然变了脸色，一脚把他踹得仰躺在地：「不知道？」

他眼睛危险地眯了眯，声音森寒：「赵鉴，你放火杀害孤鸿寺上下一百三十七人，人证都自己找上门来了，昨日在御史丞门口跪了整整一天，你说不知道？」

他招呼了两个侍卫，沉声道：「把人带上来。」

侍卫应声，带着一个半张脸被烧伤了的小和尚走进议政殿里，那小和尚唯唯诺诺跟在侍卫后面，很是局促，赫然就是和慧！

程吉见他畏畏缩缩的，低声道：「小师父，你就把那日寺院中发生的事都说出来，只要所言非虚，陛下一定会给你做主的。」

和慧敛眸，小声道：「那天夜里寺中起火，我就在大缘宝殿附近洒扫，突然听见旁边的宝殿里有吵闹声，走过去就看见我师兄被丢进火里，他们把整间寺院都烧了，说什么不能让……」

他突然跪下，唯唯诺诺抬头，吞吞吐吐道：「说不能让陛下活着出去，我很害怕，就在寺中最隐蔽的角落躲着，他们还来查看是不是所有地方都烧了，我趁他们不注意才逃出来，还烧伤了半边脸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此话当真？不能让朕活着出去？」

和慧磕头：「有佛祖在上，小僧不敢说谎。」

温怀璧不置可否：「你抬头看看，放火之人可在这殿中？」

和慧依言抬头，目光在殿中扫来扫去，看见赵鉴的时候，他突然一个哆嗦，然后猛地垂下了头。

赵鉴见状，急声道：「不可能！陛下，臣从未见过此人！」

温怀璧冷眼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
赵鉴又道：「陛下，臣离开孤鸿寺时孤鸿寺还没走水，而且臣听陈大人说过，孤鸿寺无人生还，一定是这小和尚在骗人，如此欺君之举合该当场杀头啊！」

温怀璧目光落在陈大人身上：「陈大人，确有此事吗？」

陈大人不看赵鉴：「陛下，臣不曾说过这话。」

赵鉴怒目圆瞪，伸手指他：「你……」

他话音未落，和慧突然从袖袋里掏出个玉佩来：「大人，您初来孤鸿寺那日就是小僧接待的您，当日您说要祭拜友人裴辛，后来有护卫来抓您，您的下人趾高气扬指责那护卫不长眼。」

和慧把玉佩呈到程吉面前：「这是大人与护卫推搡时无意扯掉的，小僧捡了起来，还未曾归还。」

那玉佩呈白紫双色，赫然是温怀璧赐的！

温怀璧从程吉手上拿过那玉佩，勾唇道：「这玉佩是朕赐给赵大人的吧，嗯？」

他喉结滚了滚，语气低落了些：「姜贵妃也有一块这样的玉，也是朕赐的，朕好像还听姜贵妃提过，说在姜府的时候，你的岳父岳母还想砸了朕赐她的玉？」

朝臣们闻言，都去看他手上的玉，脸色都不大好。

有人道：「还真是陛下赐给赵大人的那块玉。」

右相也说：「一个小和尚如何能有这块玉？若不是在赵大人和护卫推搡间捡的，怎么会恰好知道这玉的主人是赵大人？」

温怀璧握住那块玉，凑近赵鉴，嗤笑道：「赵大人说的好一个无人还，莫不是忘了朕是从孤鸿寺地宫的暗道里走回大邺宫的？」

赵鉴连连摇头：「陛下！」

温怀璧阖目，语气里已经压了怒：「那若是朕亲眼所见赵大人放火，朕是不是也在骗人？」

赵鉴道：「陛下就是给臣一万个脑袋，臣也不敢呐！臣那日去孤鸿寺是因为担心陛下的安危啊！」

温怀璧好似怒了，声音突然拔高一度：「担心朕的安危？」

他突然伸手抽出旁边侍卫的佩剑，提着剑走近赵鉴两步：「你是怕朕死了，还是怕朕活着？」

赵鉴吓得连滚带爬往后退：「不是臣，不是臣，都是太……」

他话音未落，太后突然被簇拥着进了议政殿，打断他道：「今日倒是热闹，陛下何故这般大动肝火？」

温怀璧蹭了蹭剑柄：「母后又何故来议政殿？」

太后道：「听闻陛下带病临朝，哀家担忧陛下的身体。」

温怀璧突然轻笑一声，掀起眼皮子看她：「母后来得正是时候，赵大人在孤鸿寺放火，意欲杀朕，但他好像不是主谋，正要和朕供出这幕后之人。」

他扭脸笑着问赵鉴：「是吗，赵大人？」

赵鉴战战兢兢看了太后一眼，眼神里有希翼。

太后错开目光，揉了揉额角：「哀家方才已听说了，人证物证俱全。」

赵鉴惊愕看她，伸手扯她衣角：「娘娘？」

太后皱眉把衣服扯出来：「赵大人，陛下方才也说了，那孤鸿寺中最小的僧人不过六岁，还是个孩子，你怎么狠得下心？」

她见赵鉴要开口说话，又抢白道：「你的儿子不过也才六岁，赵大人为人父，难道不会心痛吗？」

这话里威胁的意思已经不能再明显了，若赵鉴还要继续供出她来，那赵鉴的六岁小儿也会与孤鸿寺中那六岁小僧一个下场。

赵鉴手指收紧：「你——！」

温怀璧无声笑笑，提着剑走到太后身边：「赵鉴害孤鸿寺百余人死于非命，欺君犯上，意图谋逆，已是罪无可恕。」

他把剑递到太后面前：「既然母后来了，不如替朕亲手斩了这孽畜。」

太后难以置信地看他一眼，迟迟没有接剑，隐在袖中的手微微发抖。

温怀璧又把剑往她手边靠近，语气宽慰：「赵大人方才自己说的，欺君合该被当场杀头，他的罪行可不止欺君。」

太后手握成拳，盯着剑，嘴唇翕动。

温怀璧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，失去耐心似的直接提剑，狠狠将那剑戳进赵鉴的胸膛！

赵鉴连逃都没来得及逃，眼睛还睁得大大的，满脸惊惧就咽了气，一口血从嘴里喷出来，然后「咚」地一下倒在大殿上。

鲜血从他的心房喷涌而出，滴滴答答淌了一地，溅了面前的温怀璧和太后一脸。

从古至今少有帝王在朝堂上杀人的先例，许多大臣都吓得没了反应能力，有些胆子小的甚至直接昏了过去，但没人敢说一个「不」字忤逆皇帝。

温怀璧把剑随手往地上一丢，边蹭掉脸上的血迹边笑：「母后不敢，那朕就替母后斩了这孽畜，没吓到母后吧？」

太后头一次有背后发凉的感觉，她胸口起伏，半天才道：「无事。」

温怀璧轻笑出声，又缓步往龙椅前边走，然后慢吞吞坐下：「朕记得赵鉴是李相的学生，也是李相一路举荐力保，李相……」

他目光落在下面朝臣的身上，又扬了扬唇：「李相今日不在？」

下面有大臣唯唯诺诺道：「李相身体不适，已告病几日。」

温怀璧漫不经心道：「李相是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一双眼睛也识人不清，那朕就赐他座城外别院好好养病，由刘尚书暂时代职。」

他擦了擦手上的血：「程吉，拟旨。」

程吉应声。

温怀璧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掀起眼皮子看面色铁青的太后，又笑道：「朕这样安排，母后没意见吧？」

太后深吸一口气，也笑：「哀家能有什么意见？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母后没意见就好。」

程吉等了一会儿，见殿中无人再说话，于是高声又道：「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！」

朝臣面面相觑，没人再敢说什么话，于是没过多久就纷纷离开了。

程吉负责把和慧送出去，路上，和慧抬眼问他：「公公，重修孤鸿寺的款项……」

程吉笑道：「小师父今日愿意站出来帮陛下，款项就不必忧心。」

和慧脚步顿了顿，突然道：「他们杀了我师父。」

他言下之意，是说不愿意撒谎帮温怀璧做伪证，今日之举全是为报仇。

程吉听懂了他的意思，笑道：「殊途同归。」

他把和慧送到宫门口，又道：「我就送小师父到这里，款项的事，过几日陛下便会拨给小师父。」

说罢，他就转头又回了泽君殿，拟旨让刘尚书暂代左相之职。

刘尚书与右相皆是温怀璧一手提拔，如今李相被夺了权，麾下赵鉴死在议政殿里，李家所余的势力又大大削减，许多小吏听了风声，原本摇摆着攀附李家，现在也都不敢和李家有过多交集了。

落秋的那些东西放在御史府，御史丞又接连上折子弹劾，很快就把李家勾结兵部的事情牵了出来，李承昀与兵部的关系千丝万缕扯不清，手下参将更是兵部侍郎，于是李承昀也被禁足在了将军府里，就等着得了证据定罪，收回半块兵符。

朝中大大小小事宜渐渐落定，时间也一晃眼到了仲秋。

这日，温怀璧处理完公文后难得喝了些酒。

程吉在旁边劝：「陛下，饮酒伤身呐。」

温怀璧没看他，小声道：「这么久了，朕怎么就是寻不见她？」

程吉道：「说不定明日就寻见了。」

温怀璧又斟了一小杯酒：「她是不是生朕的气，故意躲起来了？」

程吉想了想，宽慰道：「躲起来总也是好事，至少娘娘还活着不是？」

温怀璧不置可否，又饮一杯酒，然后又觉得不够似的，直接拎着酒壶开始往嘴里灌酒，灌完一壶又灌一壶。

程吉垂头站在旁边，看不下去，想上前把酒壶拿过来：「陛下，如此伤身呐！」

温怀璧眼睛里全是醉意，他皱眉看了程吉一眼，突然把桌子一掀：「走开！」

桌子「咣」一下倒在地上，酒壶酒盏都咔咔碎了一地。

温怀璧愣了一会儿，摇摇晃晃弯下身要捡瓷片：「我没凶你，你别生气。」

他的手落在瓷片上，指尖被瓷片划开个小口子。

程吉急死了，他刚走上去要劝，还没抬脚呢，突然看见温怀璧自己抬起手搓了搓手指上的血，然后扬起手给了自己一巴掌！

他脚步直接顿住了，目瞪口呆看着温怀璧：「陛.....陛下？」

温怀璧皱眉，语气迷茫：「嗯？」

他仰头看了程吉一眼，然后又低下头去要伸手捡瓷片，结果手指快要碰到瓷片的时候，胳膊又扬了起来，狠狠扇了自己几耳光。

「啪——」

「啪——」

「啪——」

连着几耳光下去，程吉都看傻了。

温怀璧昏昏沉沉掀起眼皮子看程吉：「你打朕？」

程吉都快哭了：「陛下，奴婢这和您好几步远呢，奴婢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打您啊！」

温怀璧把手抬到面前，动了动自己的手，然后又皱眉去捡瓷片。

突然，他脑海里传来个有点生气的声音——

「我今天打不醒你了是不是？你非要自裁是不是？你什么毛病？」

